

目 录

关于转交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李济深给杨标	的亲笔信的回忆……………莫虚光 杨再宏供稿 (1)
周仲良其人其事……………黎 杨 (4)	
黎平县临时治安委员会任职情形简况……………彭维忠 (19)	
民国时期兵役制和黎平兵役征集……………王锡年 (23)	
洪州区土改前各阶层耕地占有状况及其经济	
地位……………刘延富 (27)	
胡长新与养蚕事业……………吴 江 (30)	
对孟彦区木商私改工作的回忆……………陆 宾 (34)	
黎平县农村信用合作发展	
简况……………杨秀琦搜集 向正能整理 (37)	
回忆佳所信用合作社的	
建立……………艾泽伦回忆 杨秀琦整理 (41)	
回忆解放初期农贷……………杨秀琦 (44)	
中黄场的兴建与发展……………朱法兰 (48)	
敖市建场始末……………韩吉祥 (53)	
我所知道的“苗书院”……………蒋则仁 (57)	
南泉山诗作选录……………赵志椿 (59)	
侗歌合唱团参加法国秋季艺术节概况……………吴定国 (64)	
黎平城关人民体育场之源起……………蒋则仁 (71)	

民国时期霍乱肆虐黎平.....	何信忠 (73)
黎平县基本消灭血丝虫病.....	何信忠 (78)
黎平县邮政发展简况.....	申正高 (81)
侗寨肇兴.....	胡光华 王长远 (83)
明清时期的佛僧胜地——太平山.....	刘廷宾 (95)
高洋乡解放前夕制定的乡规民约	
——惩治盗贼条例.....	黄永福 (99)

关于转交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李济深给杨标的亲笔信的回忆①

莫 虚 光

承囑为《黎平民族志》提供关于为了争取杨标投靠人民，我曾转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李济深同志的亲笔信给杨标的时间和事实情节，现经回忆草就，随信付上。

众所周知，解放前杨标不顾“烟不禁 绝 国 日 贫，民日弱”的后果，公开诱骗、保护一部份人种大烟以从中渔利，解放后杨标指挥下的黔湘桂土匪逞凶残民，无所不用其极。我认为，从李济深致信杨标的事实情节来看，人民和人民政府对杨标已做到仁至义尽。杨标最后落得成为致死不悔的大匪首、民族败类的可耻下场，实属咎由自取，罪有应得。揣此，谨致崇高敬礼！

莫虚光

1986年12月1日

关于为了争取杨标，我转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李济深同志亲笔信给杨标的事实情节：

1950年10月，我作为侗族代表在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观礼活动，通过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招待参加国庆节各民族代表委员会的安排，于10月1-2日就杨标在黔湘桂边区反共反人民的武装叛乱情况，向中央人民政

府副主席李济深同志作了汇报。

在向李济深汇报交谈中获悉：杨标系在抗日战争后期率部出编受任第四战区张发奎长官司令部直属联队长时认识李济深；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发动反共反人民内战，李济深居香港组织反蒋活动，1947年杨标去香港做生意拜见李济深时，李曾耳提面命其“回去贵州家乡把旧部弟兄集合起来，反对蒋介石。”

为了早日平息黔湘桂边区匪乱，减少剿匪阻力，争取杨标及其同伙放下武器投靠人民，李济深十分重视我的汇报，并亲笔致信杨标交我传达。

李济深致杨标信称呼“杨标同志”，全信分三段。首段与杨标简述“香港见面别后这些年来，彼此不通音讯，由于不了解你的情况，没有给兄弟们帮助。”第二段，李济深把他在1948年冬应毛泽东主席电报邀请北上参加新政协等情况告知杨标，并着重晓之建国后的革命形势。第三段十分严肃而诚恳地对杨标说：“最近从广西三江县委副书记莫虚光同志来参加国庆节活动获悉，你和弟兄们由于长期住在交通闭塞的黔湘桂边区山沟，不了解外面的革命形势，对人民政府及其政策法令持观望、怀疑与不相信态度，甚至有流为反动。请你认清形势，消除疑虑，早日率领弟兄们出来接受人民政府的指挥，听候改编。你出来后的工作去向和全家归宿，乐意在贵州固然好，不然的话，可以到广西，也可以到北京，我可以担保你全家性命财产的安全，保证你有荣誉有地位。”

李济深致杨标亲笔信，1950年12月上旬，我由北京返抵三江时，面交中共三江县委书记柳林（现用名谢景桦）同志阅批给县委各常委传阅后交由何俊（三江县长）、姜肇

初（三江县公安局长）同志派专人送给杨标。

莫虚光

1986年12月1日

①本文笔者应杨再宏同志之邀，给《民族志》提供资料而写的长信。

（杨再宏 供稿）

周仲良其人其事

黎 扬

(一)

周仲良因是国民党元老，又是南京国府要员，所以曾是风靡一时的人物。他名培梓，字仲良。清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出生在黎平县城忠诚巷一个世袭封建地主家庭里，排行老二，故名仲良。

周仲良为人聪颖，少年时代就读家塾，后入黎平南门书院攻读“四书”、“五经”。1900年升入贵州师范学堂，1902年升入云南高等学堂，1905年自费留学日本宏文学院，是年在日本加入孙中山组织的中国同盟会。宏文学院毕业后，被派遣到香港从事反清活动，被清政府侦缉逃亡日本，又入早稻田大学专修政治经济科。1912年袁世凯窃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周仲良受同盟会派遣回国参加倒袁活动失败，只身避居杭州海潮寺为僧三年。1916年袁世凯死后，周仲良回家幽居。当闻悉孙中山在广州成立大元帅府，即投奔广州，被任命为大元帅府秘书。1919年——1920年任《岭南日报》、《广州晨报》记者。1921年任总统府秘书，是年追随孙中山北伐，任大元帅行营机要秘书。1923年任大本营秘书。1925年任国民政府秘书，1927年兼任

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党代表，1927年起任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局长。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南京总统府第五局(印铸局)局长。曾当选南京特别市第六区第三届监察委员，黎平县国大代表，奉委为国民党党史资料编纂委员会名誉编纂。1948年任南京政府“全国战乱委员会”委员，是年11月按该委员会的“应变计划”撤离南京，潜回原籍。

(二)

1948年冬，正当淮海战役酣战时，南京政府预感末日到来，由中统特务头子陈立夫、陈果夫为首组织“全国应变委员会”周仲良积极参与组建活动，并参与“应变计划”的制定和部署。不久，南京政府以遣散政府官员之名，把大批军政警宪特人员遣派潜伏全国各地，配合实行“应变计划”。周仲良于11月以遣送家属为名潜回原籍。他从南京乘专机到柳州，乘船到长安，寄宿亲朋家。1949年1月指派随从人员到黎平与县长刘开铭联系护送保安问题，是年5月在保警队护送下，以“衣锦还乡”的派头来到黎平。他刚歇脚，刘开铭以县长名义组织机关及地方绅士80余人在县政府宴请周仲良。在宴会上他借机大作宣传，首先通报了淮海战役国民党军队“失利”的情况，然后蛊惑说：“这不致动摇大局，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共产党不会成功的！”嗣后，周仲良被刘开铭特聘为“黎平县县训所”讲师，专门讲授“总统言行”的政治课，宣扬“遵循领袖言行”的“政治原则”。是年夏初，刘开铭为推行“应变计划”成立“反共委员会”，推行“坚壁清野”政策，多次召开有军标及地方绅士参加的共谋会议，每次会议都向周仲良请教、聆听指

示。从此周仲良与杨标频繁接触，结成知友。同年11月中旬，人民解放军兰州部队追击国民党刘伯龙部队过境，刘开铭率保警二中队逃遁尚重边区，周仲良则携眷属逃往杨标老巢铜关，登门“拜访”杨标，与其密谈了两个多小时，面授机宜，策动杨标组织武装叛乱，后由杨标安排逃到岑千苗寨吴秀堂家隐匿。不几天杨标又专程到岑千找周仲良磋商“组织游击队”问题，周提示“必须要有较大的组织和名誉，才能号召和领导起来”，并授意说：“你先要下决心消除黎平城心腹之患，才能稳住阵脚；立即派队伍回城维护治安，铲掉‘动摇分子’”。12月9日晚，杨标派其心腹骨干赖之信率领匪徒50人进驻黎平城，首先血洗爱国主义人士赵仲三家，将赵父子二人杀死于房内。此后至1950年3月底，杨标根据周仲良的旨意，拒绝回城与人民解放军接管部队见面，加紧在乡间搜罗兵马。周仲良则仍潜藏在天堂、振岗等偏僻村寨，一面观察局势变化，一面敦促杨标行动。4月1日，杨标指使其部下杨再达、钟英两个中队在九潮坳伏击我从黎平撤退出去由宋茂玉县长率领的部队，打死我军21人。3日杨标从永从带领武装土匪开进黎平。至此，杨标匪势横逆城乡。同月下旬，周仲良认为杨标羽翼已丰，站稳脚跟，才从振岗回城。

周仲良回城后，伙同早已潜伏在黎平的国民党少将彭克负等人，加紧与杨标勾结，又派人前往荔波县的“黔桂边区游击司令”陈与参联系，很快从陈处接到白崇禧密电委任状，委任杨标为“黔桂湘边区游击总指挥”。周、彭、杨即着手筹建成立“中南黔桂湘边区反共游击总指挥部”，5月上旬在黎平召开了全县各乡乡长及地方人士代表会议。会议由杨标主持。其议程：一、宣读白崇禧密电，正式成立

“黔桂湘边区反共游击总指挥部”，宣布杨标任总指挥，彭克负任军事顾问兼参谋长，周仲良任政治顾问；二、宣布划定“黔桂湘边区反共游击总指挥部”管辖地域^②；三、宣布废除黎平县治安委员会（亦称临时维持会），正式成立“黔桂湘边区反共游击总指挥部黎平县政府”；四、任命黎平县长、副县长。会上杨标提议要到会代表选举县长、副县长，周仲良当即提出“在非常时期不宜选举，可由总指挥委派为宜”的意见。杨标采纳这个意见，委任肖守约为县长、赵志澄为副县长。在会上周仲良作政治演说：造谣鼓吹“美军在上海、福建、广州各地已登陆，杨勇（我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席兼省军区司令员）已退出贵阳到都匀，将退出贵州，蒋总统马上反攻大陆……。”8月以后杨标以“总指挥”身份先后九次在黎平召开辖区三省十八县军政要员会议，每次会都邀请周仲良出席，周五次参加会议出谋献计，鼓动尽快扩大武装队伍，坚持反共主张。为表示诚心支持杨标的“反共大业”，便派其子“周宗铨充任“黔桂湘边区反共游击总指挥部政工处”处长，接着又与杨标磋商，委任其外甥杨树勋为“总指挥部”参谋长。从而形成了由周仲良一手操纵的“总指挥”军政大权的体系，杨标的每次行动部署都事先请“周公赐教”，得到认可后才付诸实施。7月，杨标曾专派杨树勋到周处请求，要以周的名义发报给蒋介石，介绍杨标情况，周当场应允“代为保荐”，并面授杨树勋转告杨标“马上购置电台器材，找报务员”。此后，杨标多次派专人到湖南绥宁、靖州等地寻找电台器材购买。

经过半年多的精心策划和竭力扶植，杨标已成为一个忠实的马前卒，其势力也影响到黔桂湘三省边区。周仲良自

认为已在贵州东南部毗邻的一大片土地上建成了“巩固的反共阵地”、“大业雄基已奠”，重整旗鼓之感油然而生。但他并不自我陶醉，他要进一步扩大阵地，发展势力范围，显出“英雄本色”。他把视线和注意力转向西北部和东南部，决心向这两个地方延伸。于是一面加紧向以雷山为中心的匪“黔东南绥靖区司令部”勾联，派遣彭克负到谢世钦的“黔东南绥靖区司令部”任副司令，6月8日接到谢世钦回函，信中除报告“司令部”在军事上已向黔西北、黔西南展开活动外，还正式书聘周宗铨为“绥靖区司令部”政务委员。至此周、谢正式结成联盟，彼此间联络人员和书信往来频繁。同一时间，周仲良又加紧与广西三江县“桂湘边区反共救国军突击军司令部”司令石世祐勾合，去人去函联系，周、石一拍即合。这样周仲良不费多大精力，在很短的时间内便把西北面至雷山、台江、剑河，东南面至湖南绥宁、城步和广西三江、龙胜、融安等地连成一片“反共游击区”，黎平成为这个“反共游击区”的指挥中心。周仲良坐阵指挥，充分发挥其政治权威的影响作用，施展其“智慧和才干”。一时间，各方联络开足马力，频频接触。这里，抄录他们联络的部分信件：

1950年6月8日谢世钦亲笔修书为：

“仲良先生钧鉴：

前得读致晋明③先生手书，诸承墨注，无任感激！宗彝兄④回黎平时，曾请呈一函，中途阻失，引为憾事。自晋明先生准赐以来，本区军政事务日益开展，现正以全力向西北推进中，祈祷尊注。日来东北之十九兵团所属之五个步团、黔西北之保安

八个团均派员前来联络。世钦於日内派员赴思南、息烽与各该地首脑部商讨全面控制与配合反共诸问题。此一联系如能顺利完成，则可制黔共於绝境也。”

彭克负在此信落款处还亲笔署名，并附言：

“并候，一切托山承恭⑤兄面呈。”

7月21日夜，彭克负由雷山“司令部”呈函致周仲良，信中除报告由周派遣培均⑥、宗彝二人专程带周写给谢世钦、彭克负的函件“已奉悉”外，还催促周宗铨迅速到职，并报告谢“司令部”7月中旬在雷山召开40余人的军政联席会议及各县首脑、各纵队司令、代表的详细名单及其职务和军事部署。此信结尾时写道：

“可喜之事即中央留都匀密电台及人员⑦已为吾人迎接来雷，昨今两日正与台湾不断联络中，此一争北（征兆）胜比雄师百万，对民心士气之鼓舞极为重大，候补给到来，当即作硬性之反攻矣。锦标兄去锦屏已返否？望兄多加辅导，俾成为吾乡反共革命之中心武力，但一切须着眼大局，勿近视，勿树敌，方不致歧误也。”

8月29日谢世钦又致函：

“仲良先生钧鉴：

张副处长回雷，奉读手教，茅塞顿开。本区受命於大陆沉沦之际，挣扎於风涛骇浪之中，十月以来，历尽艰险，正不知如何能克服物质之穷困，而渡过此漫漫之长夜也。两月以前，中央联络人员携同电台到此，此间困难已详呈，中央虽允予补给，但运

输问题不获解决，则不无画饼充饥之感！最近中央电台令派员到台接受指示，如此云山，险关重重，既虑于行途，又乏其人选，经与晋明兄一再考虑，晋明兄不虑险阻，毅然自承，倘若顺利到达，则贵州局势之扭转，将有赖于此行之后果也。先生公私兼爱，故敢以烦听闻，如蒙赐教，尤为盼祷！余请晋明先生面陈。”

周、谢之间除经常以书信磋商共谋“良策”外，谢还于6至10月曾两次派彭克负回黎平向周当面请教，并与杨标一起共商施政方略和对付解放军进剿对策。其间周应彭代谢的请求，答应以周的名义向台湾蒋介石发电报介绍谢的“反共业绩”，使其直接沟通与台湾当局的关系。

10月中旬，人民解放军186师在雷山胜利完成了清剿谢部任务，旋急展开“剑朗合围”战斗。彭克负逃出了解放军进剿包围圈，于10月20日率残部撤至榕江境内，妄图组织顽抗。26日从寨薅呈一函给周仲良，除报告他“坐阵寨薅策动榕江附近各县武力策应雷山外围作战”和解放军进剿情报外，还提出三点判断和对策：

- “一、弟等判断匪军似有染指黎榕之企图，惟其兵力不敷分配，故不敢长趋深入；
- 二、为先发制人，弟曾函锦标兄以有力部队由上洞进驻朗作榕江北部锁钥，威胁敌人侧背；
- 三、希兄将大义责锦标早日出师，勿再徘徊致中匪谋为其各个击破。”

周仲良接函后即时转告杨标，杨标即派出一支“精干得力部队”开往朗洞助战。这支队伍刚抵朗洞，就被解放军进剿

部队打得焦头烂额，一败涂地，“得力部队”只好狼狈地弃尸打马回营。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于11月30日胜利完成了“剑朗合围”的任务，旋急开展“黎、榕、从三县合围”战斗。此时，周仲良从情报中得知：谢世钦的“黔东南绥靖区司令部”和杨体仁的“榕、雷、台、剑、穗五县总指挥部”已被彻底消灭，他苦心经营的西北部势力尽付东流了。他预感江河日下，末日临头，惶恐不安，于是使全力辅佐杨标，加紧与三江石世祐联系，策划稳住以黎平为前线的黔东南部阵地。

在黎平，周仲良一面敦促杨标加紧布防西北部地区反围剿和加固城防体系，一面辅导杨标实行“空室清野”及“安民”政策。这时杨标为搜刮民脂民膏，打算实行加重征粮措施，即专派县长肖守约登门请教周仲良，周以从政多年的经验面示道：“重加征粮会失去民心的，此策不可取；改为多收赌税以缓和与民众矛盾。”杨标视为圣旨，照此办理。

与此同时，周仲良已察觉到形势急转直下了，策略也应随之变化。他着力经营三江“湘桂边区反共救国军突击军司令部”，变换一下指挥地点。于是他一面加紧策动杨标与石世祐结成巩固联盟，稳住东南部阵势；一面安排自己由原来坐阵黎平城指挥转为潜入南部地区边远农村、深山老林遥控。他将意图与杨标通了气，杨标专派副总指挥唐振之^⑧和参谋长杨树勋到周处商讨了潜入山区以后的行动计划，并通过唐振之以个人名义给石世祐写如下介绍信：

“世祐司令，我兄，勋鉴：

我于靖县失败后已来黎平，昨晤杨树勋和杨标兄，欲与台湾等处通电甚切，伊等再三请国大代表

前总统府局长周仲良上蒋总统一电信接济，周应允。兄处电台能通台否？如能通台请求其发台电一通，我等很盼望，周兄能否到三江县一行，但他表示不愿往，他到水口乡王家亲戚处暂住。我等缮介绍函交他，如他有致蒋电，请兄即代发为荷。

此致

弟唐振之书”

周仲良于10—27日雇请挑夫，带着大批金银财宝、大烟、契约、帐簿、经书等，只身潜入水口街王兴华家。他到水口不几天，杨标也带着他的大批骨干会集水口，即在李伯麟家召开紧急军事会议，部署抵抗解放军从东南面进剿的作战方案，企图负隅顽抗。会上周仲良声嘶力竭地鼓吹：

“蒋介石不久要打回来，蒋总统的计划：一年起事，二年反攻，三年计划，四年成功。”到会土匪骨干受到“莫大鼓舞”，个个都做着异想天开的美梦。不久，杨树勋又专程到水口向周报告，与三江县石世祐联系已打通了。周仲良立马提笔向石世祐写信：

“世祐司令先生大鉴：

闻名已久，殊以未获晤谈为怅。兹有一电上蒋总统，贵处电台能通台湾即请以密码拍发，如无密码则请勿发。究竟如何尚盼赐复。附唐振之兄致先生一函，请查收。顺颂勋祺。

弟周仲良”

周仲良拟呈致蒋介石电文是：

“台湾蒋总统密黎平杨标奉白总司令崇禧委为黔湘桂边区游击总指挥伊在加入第三党后还是重要分子

特电致代致请钧飭主管予以补给为禱周仲良”

周仲良将致石世祐函和致蒋介石电及唐振之的介绍函亲手交给水口乡乡长欧家福，即派专人送到三江石世祐处。

11月20日，杨树勋接杨标旨意专呈一函致周仲良，信中告知：杨标决心守城，并催问致蒋介石电文是否已发？还请周拍一急电致蒋，要求急济械弹。此信21日送到周手中，周急速又拟呈致蒋介石电文为：

“台湾蒋总统黎平危急杨标决心守城惟械弹缺乏请速飭派机运给八二炮数尊炮弹若干重机枪十挺机枪三十挺及七九弹十万发枪弹若干万发用以防守为禱周仲良”

周仲良随电文又附石世祐一函。

“前函谅达，上蒋总统电已代发否？兹再有致台电一件，仍请以密码代发，即希见候为荷，此致勋祺。

弟周仲良 11月23日”

电文和附函均交给杨树勋派专人送给石世祐。

正当周仲良与石世祐紧锣密鼓活动时，人民解放军进剿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完成了围歼黎平杨标匪巢的部署，并开始从西北面和东南面向黎平进剿，扫荡杨标总部的外围防御体系，包围圈迅速缩小，杨标匪帮已成为瓮中之鳖。12月7日，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广西三江县富禄镇，全歼驻守匪军杨标总部第四前进指挥所官兵500余人，活捉了杨部副总指挥石竹修，解放军进剿部队乘胜西进，锋芒直指水口、龙额。从西北面向黎平进剿的部队，于12月10日解放了黎平县城。周仲良在水口处于岌岌可危之中，坐卧不宁。

（三）

富禄战斗打响后，周仲良从匪部探悉人民解放军将分两路向水口进剿，他惶恐万分，决定逃进深山苗寨躲藏。他马上要王兴华去中寨村找王的好友杨泽祯（原水口乡乡长，当时在中寨教私塾）下到水口来共商隐藏的事宜。12月6日清晨，雇请水口小寨农民谢老贵作挑夫、引路人，周仲良秘密进入中寨村杨泽祯家，隐藏在其房内，深夜转移到保长吴国全家隐藏。12月8日清晨，解放军解放水口，一小分队于当天中午进入中寨。周仲良感到情况不妙，马上找杨泽祯商量转移。9日黎明前由杨带路，秘密转移到唐俾寨交给吴国全（当时在此教私塾）。当天解放军一支小分队又进驻唐俾寨，周恐惧万端，立即要吴国全找当地人磋商，深夜又转移到李耀文的干现（地名）牛棚。当他走进牛棚一看，觉得太简陋，风雨无法遮蔽，难以栖身，又要吴国全连夜带到极为偏僻的山间小寨——美要寨，隐藏在韩光富家。他只身食住在一间又黑又窄的小房间里，不时用眼睛从板壁缝里向外面窥视，提心吊胆地呆了二十多个昼夜，当他知道解放军工作队经常来这里作发动群众工作后，一听到外面行人的脚步声便吓得浑身发抖。他觉得这里太不安全，1951年1月19日深夜又找吴国全、杨泽祯商量，当夜转移到美老寨陆万锦家，刚住两天，解放军工作队又到该寨作群众工作。周仲良生怕出事，又要吴国全将他秘密转移地处嵯岏深谷的山报（地名）牛棚里。当时已是隆冬，他备足了木炭，要吴国全每隔两天送一次饭，多煮些烘烤糯米粑填饱肚子。在这里他熬过了三十二天。春节过后，吴国全向他提出：长住这里送饭路远不方便，常来常往又怕露出破绽。两人合计，确定转移到中寨屋背大山，在一处荫郁的大树下，搭起一个草棚。

作他隐藏之处。每天由吴国全送饭一次，并陪同作伴，白天二人龟缩在被窝里取暖、叙谈，夜间他一人独守草棚，在万籁俱寂的高山上，感到十分凄凉，穷途末路的苦境。尽管如此，他还念念不忘昔日的豪华生活，仍幻想咬紧牙根，度过难关，总有一天会出头的。在草棚里，他向吴国全道出这样一番话：

“我逃跑到这里的目的是，是想由此渐渐移到广西的桂林或柳州就有办法了，那里有我的好友，坐火车出去也快，如果坐飞机，那就大有办法了。

在黎平也只有我一个人当这么大的官。过去在广州时一碟菜60块大洋都吃过了，我今年66岁了，难道还怕死吗？死也没有什么可惜了。

如果我当真逃不过关，我死也不讲你包庇我。现在还是暂时逃避为上策。如果你们保我过了关，将来还有我们的天下，吃穿不用愁，要当官也容易。”

他抖起精神，要吴国全尽快寻找靠近广西的新隐蔽处。十天以后由吴的胞弟带路，深夜又窜回美要寨韩世德家，由韩带到离村子两华里远的深谷中一个炭窑里。他独宿山谷，既感凄凉，又怕暴露。通过韩世德了解到在同一条冲的半山上有一个人麻疯病人叫韩秀光，他独人长期在那里生活，外人从没涉足过。周仲良认为这是个极好条件，同麻疯在一起不但有伴，更利于掩人耳目，毅然搬进了韩秀光的“家”，共同生活了一个多月。

在潜居山间的五个月中，周仲良因胆战心惊的精神压力和长期缺乏必要营养，使他身瘦如柴，蓬头垢面，活象一个